

—红色经典丛书—

母亲

「苏联」高尔基

著

许海峰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亲 / (苏) 高尔基著; 许海峰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594-0473-2

I. ①母… II. ①高… ②许…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4274 号

书 名 母亲

著 者 (苏联) 高尔基

译 者 许海峰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473-2

定 价 3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部

每天清晨，日常周而复始的场景就会一次次上演：城郊的工厂里，尖锐的汽笛声颤抖着响彻工人区上空。汽笛声巨响，在工厂弥漫着刺鼻煤烟味儿和呛人油臭味儿的空气里，显得突兀而毫不留情，尖锐地刺激着人们的心。

工厂里的人们纷纷惊醒，短时间的睡眠并不能让他们舒缓长期劳动的疲惫。他们肌肉酸痛，腿脚沉重，脸色阴郁晦暗，在尖利的汽笛声里，仓皇如受到突如其来惊吓的蟑螂，茫茫然乱纷纷从狭窄逼仄的小屋子里歪歪扭扭跑到街上。

这些人拖着阴冷的身影，走在没有铺好的崎岖道路上。他们在这寒冷晦暗的晨光里，有气无力地走向工厂的一座砖房。砖房造型奇特，像是巨大的笼子耸立在前方。工厂圆睁几十只肮脏油腻的四四方方的眼睛，照亮了泥泞的道路，好像一个人带着冷冰冰又傲慢的神情，等待着对面奔涌而来的“蟑螂们”。

路上的泥湿滑冰冷，在人们纷乱脚下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让人听了不由得心生烦躁。路上的人们时不时发出梦魇呓语般嘶哑的叫喊，加上频繁而粗俗的咒骂声，简直要将青白色的天空撕成碎片。

对面的厂房也当仁不让，冲着这些不断发出叫喊咒骂的人们发出回应，以自己的声音——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和蒸汽喷发的怒吼——镇压人们的声音。厂房的烟囱高高耸立，黑乎乎的像极了一根根粗大的木棍，直指天空，默不作声，显出不一般的阴沉肃穆，让人心头一震，有种压抑的窒息感。

每天的时间过得飞快，傍晚沉坠的夕阳宣告忙碌的一天接近尾声。夕阳红灿灿，血一般殷红的霞光照耀着家家户户的窗户，在玻璃上刻画疲倦和忧伤交加的光芒。那是一种令人百感交集的光芒，令人手足无措的光芒。

与此同时，工厂从自己的砖头胸膛里将工人们抛出来，仿佛扔出

来无数废弃的矿石渣子。这些“矿石渣子”仰起油烟熏染的黑漆漆的面孔，露出饥饿的白森森的牙齿，周身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机油的恶臭，慢悠悠地走在马路上。

这时候工人们显得比清晨多些兴奋之情，甚至多了几分喜悦之感，外人也可以想象他们此刻的心情。这一天苦役牲口般的劳碌总算结束，前方等待他们的是家里热乎乎的晚餐和温暖的床，还有一个晚上解脱式的睡眠。

工厂像是一头巨兽，又吞噬了工人们一天的时光，钢铁机器榨取了人们肌肉里的力量，以供自己运转所需。一天的时间毫无痕迹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怜的人们并没有察觉，也无从顾及自己离坟墓又近了一步。他们只想到马上就要休息了，也很快能够享受到小酒馆里单纯的欢乐，一天的劳苦换得片刻的享受，或许也可以心满意足了。

每次到假日的时候，工人们会在家里睡到上午十点钟，这是他们难得的奢侈享受。随后，他们慢悠悠地起床，有妻室儿女又比较讲究的人，会特意穿上自己最为整齐的衣服，去教堂做弥撒。他们一边走着，一遍不住口地责骂对宗教漠不关心的年轻人。弥撒过后，他们从教堂返回，吃一些馅饼之后，躺下接着贪婪地大睡，一直睡到傍晚才起床。

长年累月的重体力劳动，让他们失去了旺盛的食欲，吃饭成为维持生命的事儿，成为没有热情而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为了能够吃下东西，他们没有节制地大口喝酒，希望用浓烈的伏特加刺激肠胃蠕动，找回饥饿的感觉，从而能够多吞下一些东西。

夜幕降临，他们开始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有套鞋的人，即便没有下雨的干燥道路上也穿着套鞋；有雨伞的人，哪怕太阳挂在天上，也会带着雨伞。

这些人相遇的时候，彼此谈论的中心依旧是工厂、机器，进而咒骂苛刻的工头，总之都是和工作有关的事儿。这些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是他们见到想到听到的全部内容。

日子总是千篇一律枯燥无味，但偶尔也会闪现一些非同寻常的光点，火星似的瞬间闪亮又消失。他们回到家里，会为某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不知道什么原因跟妻子大吵一场，有时候会上演“全武行”，不到两败俱伤鼻青脸肿不罢休。

那些年轻人无所事事，闲得发慌，便到酒馆里聚集玩耍，或者轮流到每个人家里聚会。聚会的时候，他们会拉起手风琴，杂乱无序地唱起不知名的低俗难听的歌曲，借着酒劲跳舞，说说下流的话语，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灌酒。人在极度劳累的情况下往往很容易喝醉，喝得大醉之后，又往往被莫名其妙的火气所驱使，心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到处找机会发泄。一旦有机会发泄怒气消除火气，他们立即紧抓机会不放，为了一丁点儿小事，也会像野兽夺食似的，拼了命地厮打起来，打得不可开交。周围的人只顾观望起哄，根本没有人劝解。打架的人经常头破血流，更有甚者会打成重伤或造成残废，也曾出过人命。

人们心里最主要的感情便是此类积聚和埋藏已久的怨愤、仇恨，此类感情同人们无法消除的肌肉疲倦一样，都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可以追溯到他们刚刚出生的时候，就已经从父辈那里继承了沉积的心灵疾病。因此，这类感情绝不会消解，而是长年累月如影随形地伴随人们左右，阴影一般始终不会散去，一直到人们进入坟墓为止。这是他们的宿命，他们也将为这类消极感情所左右，一生中作出数不胜数的残酷的勾当，令人厌恶又一无所用。

每到休息日，年轻的人们什么都顾不上了，总是疯狂地玩闹到深夜才醉醺醺地回家。他们此刻与平时的状态大相径庭，衣服撕得破破烂烂，一条一条挂在身上，全身都是肮脏的泥巴和尘土。他们无一例外地鼻青脸肿，脸上和身上挂着一道道伤痕。可他们还在不住口地吹嘘自己，如何让对方挨了一顿痛揍，如何让对方一辈子也忘不掉教训之类。有的人因为在“战斗”中落了下风，饱尝了对方的老拳，心里倍感屈辱愤怒，气哼哼地找东西发泄情绪，或者在什么地方直着脖子大哭一场。他们就这么醉醺醺地瘫软在地上，摆出一副又是可怜

又令人讨厌的样子。

很多时候，一些年轻人没有主动回家，而是被找来的父母生拉硬拽地带回家，像拖动一只沉重的口袋。父母们心急如焚地寻找，直到在路边墙角或者在酒店的某个地方找到烂醉如泥的儿子，怒气冲冲地骂个狗血喷头。怒气太盛时候，也会对着被伏特加灌得软绵绵的身体一顿拳脚，让对方长点儿记性。父母们合力把儿子带回家去，手忙脚乱地收拾着躺下，儿子马上鼾声如雷。第二天一大早，工厂的汽笛照例声嘶力竭地响起，像是漆黑的洪水在天空奔涌而至。此时，又要叫醒儿子，马不停蹄地去厂房里工作。

这些父母对待烂醉如泥、打架斗殴的儿子态度极为凶狠，动辄痛骂暴打，看上去一副无法容忍的样子，其实在他们的心目中，酗酒和打架根本算不得什么稀奇的事情，反而再正常不过。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也把酗酒和打架当作家常便饭，也同样烂醉如泥和遭到父母的痛骂责打，如今儿子这样不过是一番轮回。

生活就是如此，如同一条悠长浑浊的河流，平稳地流淌在岁月里，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不知道流向何方，也不知道流到何时。人们全部的时光都被经年累月的顽固习惯所束缚，日复一日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最重要的是谁也没有改变这种生活的愿望。

生活似乎也会有一些不同，有些时候会有外面的人来到工厂。刚开始的时候，人们会关注他们，议论他们，并有兴趣跟他们聊天。当他们谈起从前工作过的地方，也能够让这里的人们产生一点儿了解的欲望。再过一段时间，大家逐渐对他们习以为常，他们身上的新奇不同的东西也消失殆尽，再也勾不起人们的兴趣了。这里的工人们通过外来人讲述之后也知道天下的工厂生活都一样，那还伸着头了解了干什么呢？

也有一些时候，外来的人们会讲出一些远远超出此地工人了解范围的生活，大家也没什么热情跟他们争论，只当做奇谈怪论听着，听得半信半疑。然而，石头虽然小，抛到水里也能激起千层浪。外来人的话还是产生了作用，让一些工人心里莫名其妙地焦躁起来，甚至

升起愤怒的情绪；也勾起另一些人的焦虑；还会让一部分人对所谓“远方”产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希望，从而带来更深层次的不安。工人们惯常的生活轨迹被短暂地打破了，他们心里的焦虑不安无从排解，只有喝更多的伏特加，以酩酊大醉和麻木的状态平伏心里涌上来的情绪。

如果外来人身上表现出了明显的特殊之处，工厂里的人就会摆出一种疏离和难以容忍的姿态对待。他们对这类有明显特殊性的人，始终怀有深深的戒备之心。对于他们来说，生活虽然痛苦而乏味，总还算平稳安定。他们担心外来者把什么特别的东西强行注入自己的生活，破坏现有的无聊乏味的生活常态。他们担心这种无法预测的改变。人们具备很强且坚韧的适应性，早已经过惯了这种恒久不变的沉重生活，内心坚硬如磐石，不再寄希望有什么改变。他们没有理由地认为，所有的改变所带来的只能是更加的沉重和乏味。

直到那些外来者再不受本地人欢迎，他们所讲述的外面世界的新奇故事再也没有人感兴趣，他们离开的时候就来临了。外来者通常选择不为人注意的时间段，悄无声息地离去，流浪到不知什么地方。他们比谁都清楚，如果留在此处又无法与本地工人打成一片，甚至被有意识地疏离，今后的漫长日子他们将注定孤单地生活。那种孤单是这些劳苦的人们所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

一个人就这么默默无闻地生活五十多年，然后像虫子一般卑微地死去了。

二

这庞大的工人群体里，钳工米哈伊尔·弗拉索夫也这样默默地生活。

此人长得很有特色：毛发浓密显眼，脸色阴沉忧郁，眼睛细而狭长，眉毛却粗而浓。他细小的眼睛透过浓眉看着别人，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像是始终带着犹疑的神情和不怀好意的笑意，让人产生

说不出的感觉。

米哈伊尔·弗拉索夫是工厂里技术最高的钳工，工人区里力气最大的家伙。他性情刚烈暴躁，对待上司的态度也同样粗鲁，从不知转个弯儿，不懂得婉约为何物。因此，上司们都对他没有好印象。他所拿到的工资也就少得可怜，跟他的技术完全不成正比。

每当休息日，米哈伊尔·弗拉索夫总是毫不例外地酗酒打架，几乎把周围的人打了一个遍儿。大家都不喜欢这个讨厌的家伙，对他又恨又怕，却也无计可施。有的时候，大家也想找机会“修理”他一顿，却总是做不到。

米哈伊尔·弗拉索夫非常善于防守，每当看到有人蠢蠢欲动，便摆出凶狠的架势，抄起双手可及的石头、木板或者铁块之类的东西，叉开腿，眼睛尽可能地睁大，眉毛高挑，一声不吭地等待着对方的进攻。他的眼睛不大，眼神却锐利。他的下巴直到脖子都长满黑而浓密的胡须，双手也是毛茸茸的汗毛，看上去像一头棕熊，让别人感到害怕。他的眼睛尤其令人心生畏惧，目光如同一把尖利的锥子，冰冷地刺向对方。不管是谁，只要和他目光相遇，都会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强烈的野蛮力量。他什么都不怕，只要暴脾气上来，随时会突然发作，把别人痛打一顿。

“要么来，要么快给我滚开！你们这些混蛋！”米哈伊尔·弗拉索夫朝对方怒吼，声音低沉有力。

他浓黑的胡须里露出一口大大的黄板牙，像凶猛的狮子。那些以为得着了机会准备好好收拾他一顿的人们，见到这种情形，最终胆怯起来，连强撑场面的勇气也荡然无存，最多远远地骂上几句不疼不痒的话，无味地走开了。

“你们这些混蛋！”他朝那些人的背影吐口水，短促地骂了一句。他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脸上溢满不屑之情，眼睛里的光芒如同钢锥一般刺得那些人后背发凉。他想想还是不忿，又伸长了脖子斗鸡似的大声补了一句：“快来啊，你们！谁想找死就赶快过来啊！我等着你们！”

谁也不想死，大家都想活着呢。

弗拉索夫平日里沉默寡言，最常说的字眼是粗鄙的“混蛋”二字。他将这个词语广泛地用在工厂里的上司、路边的警察或者自己的妻子身上。

“你这个混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我的裤子破了？”

儿子巴维尔到了十四岁的时候，米哈伊尔·弗拉索夫有一次还想像以往那样揪住儿子的头发摇来晃去。这一回，儿子反抗了，他退后一步，从墙边抄起一把沉重的大铁锤，直戳戳地说道：“你再动我一下试试！”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弗拉索夫恶狠狠地道，一边走近儿子。他高大的身体走向瘦弱的儿子，像是一片阴影向一棵白桦树移动。

“算了吧，你！”巴维尔不卑不亢地说，“我早受够你啦……”

说着，他冲父亲扬起铁锤，摆出随时砸下去的姿势。

父亲盯住他的脸看了一会儿，全身松弛下来，双手背到身后，冷笑着说道：“嗯，好哇……”

随后，过了半晌，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又说道：“嗨，你这个混蛋！”

这件事过去以后不长时间，弗拉索夫对妻子说道：“你记着，以后不要再问我要钱花了，巴什卡^①这个混蛋有能力养活你了。”

“那你的钱干什么用？都拿去买酒喝？”妻子壮着胆子，小心翼翼地问。

“这个要你管？混蛋！我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老子拿了找姘头去！”

弗拉索夫并没有像自己宣称的那样拿钱去找姘头。但是，从那个时候直到他死去，大概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再也没有跟儿子说一句话。

他养着一条风格跟他相似的大狗，相当壮实，毛长而密，也很凶猛。这条狗对主人忠心耿耿，每天跟随他到工厂大门口，而后独自回

① 巴什卡，巴维尔的卑称。

家，傍晚要下班的时候，再按时去接他回家，狗与人达到生活节奏的高度默契。

每到休息日的时候，弗拉索夫就到周围的酒馆里晃荡，喝酒或者闹事，发泄心里的郁闷之气。他大步流星地走着，默不作声，眼睛从低处横扫对面人的脸，像是要找什么人。

大狗拖着粗壮的长尾巴，跟主人寸步不离。

他总是在酒馆里喝得醉醺醺，才回到家里。他吃晚饭的时候没有什么胃口，干脆把碗里的食物给狗吃。

他从来不打骂狗，不向狗发泄怒气，也从来没有对狗表示出特别的亲昵，从不爱抚摸的身体。

吃完晚饭，桌子上一片混乱。他对这种混乱极为敏感，一刻也不能容忍。如果妻子没有第一时间收拾掉桌子上的混乱，他就会直接把碗筷碟子摔到地上。然后，他把酒瓶摆在面前，背靠着墙，上了岸的鱼似的长大嘴巴，闭上眼睛，一副无力的样子，低沉地唱起说不出的歌曲，声音夹杂着痛苦和悲哀，听上去就像动物的哀嚎。

难听的歌声从他的胡子里飘散出来，每一个字都拉长音，调子如此凄凉，就像冬天里狼的嚎叫。歌声持续的气息震落了胡子上的面包屑。他的手下意识地清理一下嘴巴和胡须，歌声却并没有停下。他唱的歌歌词含含糊糊地抖落出来，碎石一般掉在地上。没有谁能够听清他在唱什么。

他就这样醉醺醺地哼唱，唱得人心里七上八下。他一边唱歌一边喝酒，直到酒瓶里空空如也。然后，他直接躺在长凳上，或者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去，一直睡到东方天际有了隐隐亮色，工厂的汽笛凄厉地响起，这才起身赶到工厂。

他睡觉的时候，狗趴在他的脚下，全心全意地陪着他。

弗拉索夫死于疝气。他因为这个病症受了不少罪，四五天之前就全身发黑，痛得在床上翻滚不止。他的眼睛紧紧闭着，牙齿几乎咬碎。他实在忍受不住的时候，就对妻子咆哮：“混蛋，快给我拿点儿毒药来，把我毒死一了百了。”

医生先是给他进行热敷以稍微减轻他的痛苦，并建议赶紧做手术，要求当天就送到医院，否则性命难保。

“狗屁的手术，去他妈的吧，谁要死在医院，老子自己会死……混蛋！”米哈伊尔疼得死去活来，仍然声音沙哑地喊叫。

医生离开之后，妻子流着泪苦苦劝告他做手术。他不听，摆出一副凶相，挥舞着拳头说道：“你这个傻瓜，把老子治好了，对你这婆娘没有半点儿好处！”

第二天凌晨，工厂的汽笛响起的时候，弗拉索夫死去了。他再也上不了工，而是躺在棺材里，表情还是一副眉头紧锁怒气冲冲的样子。

为他送葬的有他的妻子、儿子、大狗，因为偷东西被工厂开除的几个人和老酒鬼达尼拉·维索夫希科夫，此外，还有几个常驻工人区的叫花子。

他的妻子小声地哭了一会儿。他的儿子巴维尔一滴眼泪也没有流。

工人区的人们走在路上，有些人偶遇送葬的棺材，停下来在胸口画着十字。等到棺材过去一段路，他们相互间议论纷纷。有的说：“这家伙死掉了，佩拉格娅说不定会很高兴呢。”有的人则不同意这种说法，纠正道：“这家伙可不是什么死了，是完蛋了……”

棺材埋下地之后，人们纷纷离开。大狗却没有离开，在坟头的新土上趴了很久，一直在嗅着上面的气息，像是要记住似的。过了几天，那条狗不知道被谁打死了。

三

大约在父亲死后两个星期，巴维尔·弗拉索夫有一天在酒馆里喝得大醉之后回家。刚到家，他就像被父亲附体了似的，跌跌撞撞地走到房门的右边墙角，以与父亲相同的姿势狠狠捶了一下桌子，冲母亲大声喊道：“快给我拿饭来！”

母亲没有去拿饭，而是走过去，坐在他身边，把他的头紧紧抱在怀里。

巴维尔·弗拉索夫的手用劲撑住母亲的肩膀，嘴里兀自喊道：“妈妈，快点给我拿饭来！”

“你这傻孩子呀，”母亲不理睬他的反抗，还是温柔地抱着儿子的脑袋，又是伤心又是柔和地说道，“别这样。”

“我，我，我还要抽烟，快去把老头子的烟斗拿来给我，快……”

巴维尔的舌头已经不听使唤，勉强运动起来嘟嘟囔囔。

这是巴维尔平生第一次喝醉，烈性的伏特加在他血管里奔突，让他身体软得像面条，一丁点力气也没有。但是他并没有失去知觉，脑袋里还在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喝醉了吗？我喝醉了吗？我喝醉了吗？”

母亲温柔的爱抚和耐心的安慰让巴维尔对自己刚才的粗暴行为深感羞愧。她眼睛里流露出的悲伤让他感动不已。他的心很疼，他有一种强烈的想哭的冲动，但是他不愿意在这种场合哭。为了压住想哭的冲动，他故意做出一种更为厉害的醉态。他真怕自己哭出来。

母亲搂着她，仿佛抱住的还是个婴儿，并用手轻轻摩挲他汗湿的乱糟糟的头发，轻声说道：“孩子，你不该这样啊，你怎么也这样了呢？”

巴维尔想说点什么，却突然感觉一阵恶心。他剧烈地呕吐起来，眼泪鼻涕跟着横流。吐过之后，母亲把他放倒在一张床上，拿来水给他漱口，还拿来热毛巾给他敷在苍白冰凉的额头上。

他吐过之后加上热敷，感觉好了一点儿，但是身子下面和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像是海水一样漂浮起伏，让他头晕目眩，有种强烈晕船的感觉。他的眼皮越来越重，困意袭来，嘴里泛起一种难以形容的苦涩味道。

巴维尔眯缝着眼睛看着母亲，心里还在胡思乱想：“我还是太嫩了，别人喝了差不多的酒，都没有感觉怎样，我却已经成了这副样子。”

母亲温柔的声音忽远忽近地传来：“孩子呀，你要是也开始这样喝酒，以后可怎么养活妈妈呢？”

他紧紧闭着眼睛回答：“不光我一个，大家都喝酒啊。”

母亲长叹一口气，她知道儿子说的没错，也知道这里的工人除了去酒馆，根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消遣枯燥无味的生活。可是，她想了想之后说道：“大家都喝，你也不要喝。你本该喝下的酒，早已经被你父亲喝光了。你父亲老是喝酒、发酒疯，已经把妈妈折磨得死去活来，你要是再……孩子，你就可怜可怜妈妈吧，心疼心疼妈妈，别喝了，别再继续给妈妈那样痛苦的生活，好不好？”

巴维尔听着母亲温柔又饱含痛苦的话语，心里越来越清醒，不由自主地回忆起父亲在世的时候，母亲在这个家里几乎是个影子，甚至，完全不存在。她有的时候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每天都胆战心惊地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莫名其妙地挨上一顿暴打。

那个时候巴维尔对父亲充满恨意，不愿意和他见面，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家，也没有见到母亲。最近，因为这种空间上的疏离，他感觉和母亲似乎有些疏远了。今晚，他在母亲的关怀和劝说之下，心里从前的感觉在慢慢苏醒。他的酒意也慢慢消退，眼睛由混沌而清明，开始带着爱意地凝视母亲。

母亲的个子很高，背部微微弯曲。她是个可怜的女人，曾经遭遇的漫长岁月的劳动和丈夫冷漠的折磨和残酷的殴打，让她的身体饱受摧残，留下很深的痕迹，疾病缠身，身上随处可见伤痕。

她走路的时候蹑手蹑脚，身体朝一边稍稍倾斜，好像时刻担心会撞到什么，也几乎不发出声音。她的容貌令人过目难忘，脸庞是宽宽的鹅蛋型，皱纹密布，经常有些浮肿，跟工人区大多数劳动妇女一样，黑色的眼睛总是带着忧愁不安的神情，就像经常受到惊吓的小兽。她的右边眉毛上有一道愈合很久的深深的伤痕，带着眉毛有点儿朝上吊起，从正前方看过去，会形成一种奇怪的错觉，觉得她的右边耳朵比左边耳朵略高一些，这种失去平衡的样貌令她始终有一种心惊胆战地倾听着什么动静的神态。这神态令人倍感揪心。她浓密的黑

发丛里露出一绺绺白发。这位可怜的女人，她整个人精神状态都不好，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一副哀伤和顺从的样子。

此刻，有泪水顺着这位母亲的两颊缓缓滚落。

“别哭啊，妈妈，”儿子心里一阵撕扯的疼痛，“给我倒点水喝吧。”

“嗯，好，我去给你拿点冰水。”

母亲端着冰水回来的时候，儿子已经睡着了。她低着头站立了很久，沉默不语也没有表情，凝视着熟睡的孩子。她手里的水舀在轻轻颤抖，里面的冰块有节奏地撞击水舀壁，发出一阵阵脆响。过了一会儿，她回过神儿，放下了水舀，转身跪在圣像前面，心里无声地祷告。

窗外大街上醉鬼们的大吵大闹此伏彼起，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也许依旧是一整夜吧。秋天的夜晚四处飘荡着薄薄的雾气，它们无孔不入，将潮湿的水汽带到各个地方。有人在演奏手风琴，发出刮擦玻璃般尖锐刺耳的声音，旋律非常糟糕混乱。很多人在街上游荡，有的高声唱着不成调子的歌曲，有的人用肮脏的词语高声骂着谁，时而传来疲惫的女人们愤怒和慌乱的叫声。一整条街道忙乱如白日。

弗拉索夫死后，这个家里的生活比往日多了一些安宁和平静，虽然狭小的房子与别的工人家庭并无二致，却也多了些明显的不同。他们家房子的这片工人区的尽头，挨着一片矮矮的陡坡，坡下是一小片沼泽地。

这个家庭内部较为紧凑充实，空间得到特别充分的利用，全部空间的大约三分之一面积是厨房和用一层薄薄的木板隔开的母亲的卧室。剩下的三分之二空间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房间。房间有两扇窗子，一个角落里摆放了巴维尔的床，屋门对面的右边墙角摆放着一张桌子和两条长板凳。此外，这个屋子还有几把椅子，一个小小的衣柜，衣柜上面有一面镜子，还有一个放衣服の木箱，墙上有一个挂钟和两幅画。整间屋子一眼看到底，就这么点东西。

巴维尔并不特殊，别的同龄人拥有的东西，他也同样拥有，比如：

一架手风琴，一件浆得笔挺挺的衬衫、色彩亮眼的领带，一双套鞋，一支手杖，诸如此类。他在日常活动上也和大家没什么区别：晚上去酒馆参加聚会，在热热闹闹的氛围里学会了加特里尔舞和波尔卡舞，没事儿的时候常常随着震天响的音乐疯狂地跳上一阵子，直到筋疲力尽方才罢休。每个休息的日子他总是在酒馆喝得醉醺醺地回家，肚子里翻江倒海痛苦不堪。他睡上一夜也未见好，早上醒来的时候总是头痛、烧心、面色苍白，口干舌燥嘴巴苦，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这一切都被母亲看在眼里。有一次，母亲问巴维尔：“怎么样啊，孩子，昨晚玩得开心吗？”

他心烦意乱又倍感空虚，烦躁地回答：“哪里有什么好开心的？实在是无聊得要死！说真的，我还不如去钓鱼玩呢，或者，买一杆猎枪去打猎，也比这样的日子好过些。”

巴维尔平时在工厂里干活很卖力气，不偷懒，不要滑，不旷工，也不招惹是非，从来没有受到过处罚。他不爱说话，一双眼睛是随母亲一样的蓝色，却经常掩饰不住地流露出某种强烈的不满情绪。他没有买猎枪去打猎，也没有买鱼竿钓鱼。但是，却也在尝试改变现有的沉闷无聊的生活，不随大流地过工人们都过的日子。他很少去参加晚上的聚会了，休息日出去的时候，也不会醉醺醺地回家。

母亲虽然嘴上不说也很少询问，却在时时刻刻留心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她注意到儿子黝黑的面孔渐渐瘦下来，下巴越来越尖，脸颊越来越瘪，眼神却越来越严厉尖锐，嘴唇紧紧地抿着，像是在对抗什么惹自己生气的事情，又好像在默默承受某种疾病的困扰。

以前，经常有年轻的朋友会到家里来找他玩，时间长了也就不再来了。母亲看到儿子跟别的工人有明显的区别，不去过那种浑浑噩噩的生活，心里很高兴。这种高兴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一种隐忧所代替。她发现儿子正在不为人所察觉地又是全神贯注地离开生活原本的轨迹，向另外一个地方游过去。她有些担心，心里又是茫然又是担忧。